

慎终追远,致敬生命终点的温暖使者

当生命以不同形态与世界告别,有人执银梳重整仪容,让尊严在冰冷中绽放温度;有人握方向盘丈量晨昏,在生与死间架起桥梁;有人持铜钥匙叩响黎明,替时光拂去碑文上的尘埃。清明追思,薪火长明。《文萃报》邀您一同走近他们,触摸那些将生之尊严与死之永恒编织成星河的生命叙事。



在北京市的殡葬行业,一群“00后”已崭露头角,为这一古老行业注入新活力。其中,北京市东郊殡仪馆汽车队的沈亚宸就是其中一员。他不仅在工作中以专业细致的服务送别逝者,让家属无憾,生活中还是健身爱好者、旅行探索者和美食尝鲜者,他的座右

“摆渡人”:为生命旅程画上圆满句号

铭体现了对生命的敬意与爱。沈亚宸,2002年生,北京房山人,去年5月入职,虽不足一年,已能独当一面。每天清晨,他都会提前到岗,准备当日工作,其专业装扮和沉稳举止显露出超越年龄的成熟。一次,他需前往医院接运一位逝者,从确认信息到检查车辆,每一步都井然有序。驾驶殡仪车时,他更是小心翼翼,既是对逝者的尊重,也便于家属乘车。

高中毕业时,沈亚宸对殡

葬专业产生了浓厚兴趣,认为它能解答“人最终要去往何方”的哲学问题。然而,这一选择遭到了老师和同学的不解,尤其是父亲的反对。沈亚宸通过摆数据、讲事实,以及大学期间的优异成绩和实习经历,逐渐改变了父亲的想法。最终,他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了这一选择的价值。

在工作中,沈亚宸遇到过诸多挑战,如养老院接运逝者时的复杂情况,但他总是能迅速应对,确保任务顺利完成。

他深知,作为生命最后一站的摆渡人,必须守住专业底线,服务好逝者与生者。在遗体接运的过程中,他也成为了家属倾诉的对象,见证了无数人人生百态。他学会了倾听与陪伴,用细节上的“不留遗憾”来安慰家属。

这份工作让他更加珍惜与家人之间的沟通与交流,也让他深刻体会到生命的质量远高于长度。他说,生死之外,世界大得很,人生短暂,应多体验才算没白活。

入殓师:沟通生死的跨次元工作者

2017年高中毕业时,赵志辉选择了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的现代殡葬技术与管理专业,踏上了“与生命对话”的事业。他认为这专业是修复生命尊严,为逝者和生者搭建最后桥梁。朋友戏称他为“跨次元工作者”。

初次接触遗体时,导师的话让他铭记:“这不是冰冷物体,而是某人的全世界。”从此,他以敬畏之心对待每项操作。

现代殡葬服务已经超越了传统的“入殓”,融合了科技与人文。如李发均民政名家工作室的“三维创面定位法”,用数字建模和3D打印技术为颅骨损伤逝者重塑面容,既展现行业高

度,又传递温暖。

赵志辉说,无论是传承技艺还是科技提升服务,目标都是为生命画上圆满句号。他常对队员说:“化妆笔落下前,先想家属期待的眼神。我们不仅在修复遗容,更在修复家属心中的温暖。”

另一位殡葬工作者李洪松,2015年毕业后踏入广州市花都殡仪馆,成为遗体防腐整容师,已坚守十年。初接触遗体时,他害怕不已,但后来将重心转移到家属情感寄托上,恐惧感消失。他认为,自己的工作是为逝者尊严体面离去,慰藉生者。

有一例整容让他记忆深刻:一位奶奶为救孙子牺



牲,容貌面目全非。李洪松对着遗照,克服血腥异味,用一整天时间修复了逝者面容,矫正了肢体。告别仪式上,家属看到安详的容颜,深受感动。这件事让他深感触动,不仅修复了逝者的容颜,更融化了家属心中的温情。

李洪松还是花都殡仪馆率先应用“心脏注射法”进行遗体防腐的第一人,并研发出不同防腐方案,填补了技术空白。从业10年,他已完成8000多例,成功率100%。

生命和鲜血换来的,一定要牢记这份恩情。”

2022年清明,陈武卫发现部分烈士墓碑上的描红刻文因风雨消磨而模糊。他决定利用休息时间将烈士墓修缮一遍。他的坚持感染了两位好友,三人组成志愿队,连续奋战8天,让13座烈士墓重现庄严。

从一个人到一个志愿团队,越来越多的人与陈武卫同行。双峰县退役军人事务等部门也鼎力支持,大力修缮烈士墓区。每逢清明、“八一”,烈士墓附近的学校都会组织学生前来祭扫,让革命先烈的英勇事迹和崇高精神代代相传。

现年38岁的刘良妮已经在广州市银河烈士陵园守护骨灰盒的岗位上服务了12年。每当有亲友问起她在哪工作时,她的回答从未有过犹豫。她说:“我的老公就在殡葬行业做运输工作,他每天奔波在城市之间,我理解支持他,也对这份工作有了更深的理解,所以崇敬;越是崇敬,越是愿意为之付出。”

刘良妮将最美的年华奉献给殡葬事业,用行动守护生者的寄托。每逢清明节、重阳节等祭扫高峰期,日均接待量逾4千人次的工作强度下,她坚持每天提前两小时到岗,在最后一位祭扫群众离开后才开始整理场地。

在2016年清明期间,面对骤然激增的祭扫人流,为了能全身心地做好接待服务,她将襁褓中的双胞胎送回广西山区老家交由父母照看,临时时满满的两瓶母乳是作为一位母亲满满的爱,闲暇时手机里孩子在老家学爬行的视频画面是繁忙工作中的些许慰藉。

骨灰堂内上万个骨灰格位,每天都要检查盘点、打扫清洁,堂内存放的骨灰盒以木质居多,春去秋来,日久腐坏的现象时常出现。十二年来,刘良妮帮家属修复破损骨灰盒近50个。她说:“做好服务工作,实实在在帮群众干点实事,群众满意,就是对我工作的最大肯定。”

在他们看来,殡葬工作的最大价值在于帮助生者释怀,让逝者安息。泰戈尔有一句诗写道:“让生者有不朽的爱,让逝者有不朽的名。”这或许就是对殡葬工作最诗意的解释——我们不是在处理死亡,而是在见证生命以另一种形态绽放。

(本版稿件综合《湖南日报》、《北京青年报》、南方网等)

骨灰管理员:越是崇敬,越是愿意为之付出

他走了,留下《万里长城永不倒》

香港著名作词人卢国沾于3月19日去世,享年76岁。卢国沾一生创作逾三千首歌词,创作了《小李飞刀》、《万里长城永不倒》(电视剧《大侠霍元甲》主题曲)、《大地恩情》(电视剧《陈真》主题曲)、《大地在我脚下》(电视剧《秦始皇》主题曲)等经典名作。生于广东江门侨乡的他,笔下既有武侠豪情,亦藏故土乡愁。

《小李飞刀》永载港乐史册 1978年,香港无线电视TVB将古龙小说名作《风云第一刀》改编为电视剧,即风靡一时的《小李飞刀》,由卢国沾作词、歌手罗文演唱的同名主题曲亦红到街知巷闻。在香港电台首届十大中文金曲颁奖典礼上,《小李飞刀》成为第一首获奖金曲,从而永载港乐史册。在1978年的首届十大中文金曲颁奖典礼上,《小李飞刀》并非卢国沾的唯一金曲作品,其中的《每当变幻时》《愿君心记取》《明日话今日》也都由其填词。当时尚未满30岁的他,

一举奠定了自己的乐坛地位。写下经典之作《万里长城永不倒》 1981年,由徐小明导演,黄元申、米雪、梁小龙等主演的电视剧《大侠霍元甲》引进内地后掀起了收视热潮。主题曲《万里长城永不倒》一响起,主唱叶振棠那句“昏睡百年,国人渐已醒”激起无数中国人热血沸腾,歌曲表达了中国人民摆脱欺凌压迫、重振雄风的豪情。卢国沾为这一时代强音写下的歌词,是所有中国人心中共同的声音。

这首歌的历史地位不可小觑,2019年6月17日,它入选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优秀歌曲100首”,并且在11月获得了新时代国际电视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全国十佳电视金曲奖。

在创作这首歌时,卢国沾也遇到了一些小插曲。因霍元甲历史是否确凿一度存在争议,他在写词时有些迷茫。不过,他认为这首歌应该唤醒中

国人民的爱国情怀与抵御外侮的决心,于是他写下了“昏睡百年,国人渐已醒”的开头,歌曲通过万里长城象征中国人坚不可摧的精神。黎小田先生谱的曲调铿锵有力,卢国沾的词则将这首歌提升到深厚的家国情怀,成为不可磨灭的经典。

《家乡写入《大地恩情》 1948年5月,卢国沾生于今广东江门市蓬江区潮连卢边村。

卢国沾年幼时得宗族长辈,康有为弟子卢湘父开蒙,学习《千字文》等。6岁时,卢国沾随祖母赴港定居。自幼喜欢文学的他,13岁就开始以笔名沾梦投稿《青年周报》,后来考上香港中文大学联合书院新闻系。

尽管大半生都在香港度过,但卢国沾始终未忘故乡。他在为电视剧《大地恩情》所填的同名主题曲中,就深情描述了记忆中的小岛潮连,写下“河水弯又弯,冷然说忧患,别我乡里时,眼泪一串湿衣衫……大地倚在河畔,水声轻说变幻”,

“摇钱树”见证汉代“事死如事生”丧葬观念

“摇钱树”这一叫法最早出现在冯梦龙的《醒世恒言》第三卷,在这之前,被称为“福寿树”或者“神树”。最初是东汉至三国晚期巴蜀地区流行的一种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随葬器物,蕴含了大量的历史、民族、民俗宗教及神话信息,不仅是墓主升仙的凭借,也是墓主财富的源泉。

现存完整摇钱树全球不足20件,这件文物通高1.58米,树冠直径0.72米,由青铜树干、枝叶及陶质基

座构成。主体分九层,饰有西王母、方孔圆钱、瑞兽等浮雕,枝叶间悬挂128枚可活动的钱币形挂件。

这件东汉时期的文物融合了中原农耕文化与巴蜀地域特色,其枝叶间镶嵌的西王母、朱雀等神祇,生动展现了汉代人“天人合一”的信仰,是汉代“事死如事生”丧葬观念的实证。因为



摇钱树在古代表着非常好的寓意,同时具备着祈财纳福的吉祥观念。所以,自古便有善于经商传统的巴蜀之地,受到汉代厚葬奢靡风气的影响,在东汉至三国时期,将这种叫作“柱铎”的青铜树广泛用作了陪葬品,在巴蜀一带流行起来。

(摘自《北京青年报》)

戏曲舞台为何称氍毹

中国近代集邮家周今觉曾为京剧大师程砚秋题诗:“一曲清歌动九城,红氍毹衬舞身轻。铅华洗尽君知否?枯木寒岩了此生。”以红氍、红氍或者氍毹代指戏曲舞台。

其实,氍毹本是指用毛或其他材料织成的带有花纹图案的地毯或壁毯,古代产于西域,可用作地毯、壁毯、床毯、帘幕等。《说文》:“氍毹,氍毹(tà dēng),皆氍毹(zhān tǎn)之属。盖方言也。”东汉应劭《风俗通》

所谓:“织毛褥谓之氍毹。”明代程登吉《幼学琼林》中说:“毡毯曰氍毹。”古人席地而坐,氍毹就是坐具。如乐府诗《陇西行》中:“请客北堂上,坐客毡氍毹。清白各异樽,酒上正华疏。”有时也是壁饰,如唐代岑参《玉门关盖将军歌》:“暖屋绣帘红地炉,织成壁衣花氍毹。灯前侍婢泻玉壶,金铛乱点野驼酥。”后来多指地毯。

那么作为地毯的“氍毹”是如何变成舞台的代名词的呢?在明代,随着戏曲

邓散木的奇名怪号

“酒色才气是真人,雕虫小技也成尊;纵有千杯还不醉,人间不复邓翁翁。”诗中这位酒量惊人的“邓翁翁”,即现代著名书名家、篆刻家邓散木。邓散木原名菊初,学名士杰,1898年出生于上海。他孤傲不羁,留下许多奇名怪号和趣事。

因秉性如铁,加上刻印用铁笔,他最初的艺名为“钝铁”,有自谦之意。1926年,他的结婚请柬上,用的名字就是邓铁。

当时,邓散木、吴昌硕等人的书法篆刻声名鹊起,引来社会上的竞相效仿;用“铁”字取艺名的人陡然大增。他便将自己的艺名改为“翁翁”,同时将上海的居室取名“间间楼”,好友来访称登坑。从此,再无人效仿他的名号了。他自刻几枚小印“遗臭万年”“逐臭之夫”“粪土之墙,不可圯也”。

抗战期间,身处家国忧患中的邓散木企望出现一个清平世界,自己也想为社会多做好事,但总是事与愿违,力不从心。于是借用《庄子·人间世》“散木”一词,给自己改名“散木”以自讽。从此,“邓散木”替代了他的真名。

邓散木晚年寓居北京。因平素饮酒过度引起动脉硬化,不得不截去左腿。但他并不悲观沮丧,并以“一足”为号,又取“夔一足”之义,别号“夔”。他还将“三长两短”拿来给自己的书斋取名,是说他长于篆刻、作诗、书法,而短于绘画、填词。

(摘自《团结报》2.20 陈扬桂/文)



3月28日一早,湖南娄底市双峰县杏子铺镇,58岁的陈武卫跟镇退役军人事务工作站的工作人员、志愿者们一起祭扫曾华湘、曾慎伯烈士墓。

陈武卫的父亲是一名抗美援朝老兵,受父亲影响,他对军人和革命先烈怀有深厚感情。1985年,他参军入伍,在黑龙江等地服役近14年,荣立三等功。退役后,他在杏子铺镇政府任

邓散木的奇名怪号